

文 娱 圈

本报文化部主编 | 总第 12 期 | 2014 年 6 月 7 日 星期六 责编:胡 欣 视觉:戚黎明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史依弘 各种意见都是 好声音

“我不想辜负这个年华,我还想做一些京剧院不可能为你安排的戏。”

京剧演员史依弘说,“对戏曲人来说,市场是最关键的。你不要自娱自乐,没有意思的;玩了半天,关注你的小小众才会买票,多数人是送的,那你这种玩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义。就应该放在那里让观众来买票,就算卖出去三成,我也认了,因为我就值三成。你要去送,送满了,你骗我做什么呢,我觉得不好玩。”



不愿被关注

虽然不喜欢太被关注,但史依弘这几年却是上海京剧院的旦角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也十分频繁。史依弘说这都是被这两年合作的台湾制作人林恺逼出来的:“我实在没有办法,和林恺一起制作,他一定要把我推在前面,他说你必须见媒体,你必须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我不想说,我说你来说,他说不可以。”史依弘说的时候满脸的无奈,她说自己从心里是胆怯的,是不喜欢面对媒体的,但为了能有更多的机会站在舞台上,也只好丢开这种不喜欢。“我还是喜欢舞台,我不想浪费我的年华,我觉得我现在慢慢开始懂了,开始懂舞台了。”史依弘说,自己小时候不懂得舞台,就是觉得好玩,现在开始懂了,但在舞台上展示的机会却不多,所以才和制作人一起合作了这些项目,也因此只好站出来面对媒体,学会在媒体面前推介自己。史依弘说三年下来自己已经有些适应了,没有原来那么惧怕、那么胆怯了,虽然还是觉得不好玩。“我也不知道这种变

化是好还是不好。”史依弘说。

不怕批评声

从以梅派青衣的身份搬演程派名剧《锁麟囊》开始,史依弘这两年在舞台上做了些颇大胆的尝试,从跨流派到跨剧种,引起不少争议,说起这些她自己倒是淡定得很。

不过史依弘的这些尝试引起的批评声音也不少,问她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些,她说:“我觉得各种意见都是好声音,所有意见我一并都接受。我觉得首先他对你有意见就是关注你的,不关注你看也不看你,为什么要对你有意见呢。”

接下来史依弘还有很多计划,这些年除了《情殇钟楼》之外几乎没有排过什么新编戏的她也开始着手要做自己的新创剧目了,她说目前有两个题材,一是《新龙门客栈》,另一个是《窦娥冤》,而上海国际艺术节方面对《窦娥冤》更感兴趣一些。说到之前和王珮瑜合作的《芦花河》,史依弘还开玩笑说:“其实我演大花旦蛮好的,大花旦有些戏蛮适合我的,没有人培养我大花旦,可惜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一朵率真的花

记者手记

采访史依弘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个个子高高的美丽女子说话直截了当、爱憎分明,丝毫没有扭扭捏捏、欲说还休的故作。当记者猜中她的心意时,她会身子前倾、笑得像一朵花似地猛点头,甚至还会小孩子似地拍起手来。而对上海京剧院旦行的前辈童芷苓的赞美则完全是“脑残粉”的架式,“太美了”、“太帅了”、“太可爱了”……

这些年史依弘的各种尝试引发的批评声不算少,但她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在她的计划中依然有不少很可能引发争议的项目。她把童芷苓当作了自己的一个目标——“她什么都能演,《纺棉花》《十八扯》……因为她是经过市场考验的演员,她必须什么都会。可惜这样的艺术家再也不会出现了……”

王剑虹

市民文化节

上海确立 “海派旗袍日”

本报讯(记者 朱光)海派旗袍能展现上海最优雅的线条。昨天在东方明珠举行了“因你而美——海派旗袍主题日活动”,活动上确立了6月6日为上海的“海派旗袍日”。

三位旗袍制作技艺传承人、五家旗袍高级定制企业、十位海派旗袍文化大使首次共同亮相。旗袍源于满族,却在上世纪初的上海生根发芽绽放并走向世界。吸收西式服饰特点孕育而生的海派旗袍,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更是上海女性为追求解放和自由的历史见证。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